

出之于这种心灵敏感的核心意象发生转换,这是合乎自然的。反之,从核心意象的转换去透视特定的生活遭际对诗人创作心态的制约性,也是合乎情理的。南渡后李清照词核心意象的转换以及所抒之愁内质的变异,扩大并深化了她南渡后的词境,这正是国破家亡的离乱人生促成的。生活折磨了她,却也成全了她——正像成全了整个南宋词坛一样。因此,李清照南渡后词核心意象的转换极具典型性,具有普遍、深邃的象征意义。

〔作者简介〕 陈玉兰,女,1965年生。1999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,获博士学位,现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。发表过专著《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》等。

• 札记 •

苏轼《浪淘沙·探春》编年补正

历来词家讨论东坡染指词事,多依清王文诰《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》,认为是从《浪淘沙·探春》开始的,词云“昨日出东城。试探春情。墙头红杏暗如倾。槛内群芳芽未吐,早已回春。 绮陌敛香尘。雪霁前村。东君用意不辞辛。料想春光先到处,吹绽梅英。”王认为此词作于熙宁五年(1072)。薛瑞生先生《东坡词编年笺证》(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)尽管将东坡作词提前到嘉 五年(1060),但《浪淘沙·探春》一词的编年仍沿袭旧说。李小龙先生《东坡词补考》(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5期)认为此词撰于熙宁六年。

按此词云“昨日出东城”,此处之“东城”是否为杭州城之东城呢?依孔凡礼《苏轼年谱》(中华书局1998年版),云苏轼倅杭时,寓居于城南的凤凰山,其游西湖则出西门,游钱塘江则出东门,而词中无一字提到钱塘江,也没有西湖景物的痕迹,词中“出东城”似非出杭州之东城。另外,根据苏轼熙宁六年(1073)正月所作《正月二十一日病后,述古邀往城外寻春》,以及其友人陈襄同时所作《和苏子瞻通判在告中闻余出郊以诗见寄》,可知苏轼、陈襄等人所游的乃是西湖,也说明此次春游不是从东门出去的。总之,此词系为熙宁五年或六年都是不可靠的。

其实词中“东城”应指黄州城之东门。元丰三年(1080)二月,苏轼到达黄州,寓居定惠寺,在黄州期间的诗文中,多次使用了“东城”意象和叙说“出东门”事情。如其元丰六年(1083)作《日日出东门》云:“日日出东门,步寻东城游。”其所谓“东门”,子仁《东坡图》云:“东门,近东坡之门也,在乾明寺前五十步,今无矣。”(王十朋《东坡诗集注》)可见,“东城”乃特指黄州州治之东门。其《参寥泉铭叙》亦云:“余谪居黄,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余于东城,留期年。”此处之“东城”,亦泛指苏轼黄州城东的寓所。

苏轼到黄州,曾于元丰四年、五年、六年的正月二十日三次出东门而游,都有诗可证。第一次是在元丰四年(1081),苏轼前往岐亭,其作有《正月二十日,往岐亭,郡人潘、古、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》和《岐亭道上见梅花,戏赠季常》,可见,苏轼在春游岐亭道上遇到梅花初开。第二次是在元丰五年(1082),苏轼与友人去城郊寻春,其《正月二十日,与潘、郭二生出郊寻春,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,乃和前韵》云:“东风未肯入东门,走马还寻去岁村。人似秋鸿来有信,事如春梦了无痕。江城白酒三杯酹,野老苍颜一笑温。已约年年为此会,故人不用赋《招魂》。”诗中告诉我们,苏轼是骑马而游,从东门而出,并交待了是“寻去岁村”。第三次是元丰六年(1083),苏轼“复出东门”,其有《六年正月二十日,复出东门,仍用前韵》诗。

那么《浪淘沙·探春》应该是写于哪次春游呢?苏轼三次春游都是“出东城”而游,其中第二次“寻春”而游和词中“试探春情”相合,第二次诗中“走马”和“绮陌敛香尘”相合,“雪霁前村”之“前村”,并非简单指“前面的村庄”,还可以指“上次去过的村庄”,和“寻去岁村”相合,诗人猜想“岐亭道上”的梅花现在可能绽放了,故云:“料想春光先到处,吹绽梅英。”可见,《浪淘沙·探春》应撰于元丰五年(1082)的正月二十一日。

(胡建升)